

潔本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敘





潔本小說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敍訂

導言

一
三國志演義是一部最通俗最有興趣的歷史小說。在五百年來，牠不但普及於一般民衆，便是素來鄙夷小說的士大夫階級，也很受到牠的影響。像隨園詩話裏所稱說崔萬陵進士有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的詩一類的事，便是一個很有力的明證了。

自從清朝以滿人入主中華，三國志演義便被翻譯了當作軍事政治學的教科書讀，他們從這裏得到許多關於軍事的知識，像嘉慶時毅公額勒登保的兵法便是從三國志演義裏學來的。據小說考證拾遺裏說：「滿洲自認爲劉備，而以蒙古爲關羽」借以羈縻蒙古。倘這話是可信的，那三國志演義的力量竟影響到政治上去了。

三國志演義在過去的力量固然很大，但到現在爲止，牠似乎是依舊保持着牠的最通俗最有興趣而比較醇正的歷史小說的地位，牠所包含的故事依舊是婦孺皆知的被傳誦着，牠依舊不失爲少年學生的課外讀物。然而牠的本身是瑕瑜互見的，並且篇幅也太多，爲節省讀者的精力計，也有刪節的必要。現在讓我們先來追溯牠的來源，再來指出牠的瑕疵，使我們對牠有清楚的認識，然後再來商確我們刪節的標準吧！

二

三國本來是漢族活動很激烈的時代，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在那裏鉤心鬪角，造成了驚心動魄的事實供後

人來傳述。據廿二史考證裏說，裴松之注陳壽的三國志引用了四百多種書，可見後人關於三國歷史的著作的豐富了。自從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篇，劉宋文帝又使裴松之鳩集傳記來作注，於是裴注三國志便成了定本，其他各家的傳記大都隱沒亡佚了。這部裴注三國志就成了現在三國志演義中的藍本。我們祇要顧名思義，便可知是三國志的演義了。

演義到底是演義和歷史不同，不但體例的變異，就是取材也是不同的。我們可說三國志是撰集魏蜀吳三國的史料而成，裴注更是採集裴氏所得的關於三國史料而成的。但三國志演義便不是這樣，牠一方是採取裴注三國志來加以想像和擴大，同時另一方面又採取了民間傳說中的三國故事，二者混合起來便成了現在的三國志演義了。關於民間傳說中的三國故事，在現在流傳下來的，據我們所知道的就祇有三國志平話了。

三國志平話是元朝至正間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種平話本中的一種。在這書裏除了極少極少的一部份是根據三國志以外，差不多十分之七八是俚俗的想像。我們祇要看牠開頭和末尾的荒唐的神怪的敘述，便可以知道這是一部包藏民間傳說的三國故事而不是歷史的三國志了。平話的開首卻是敘的漢光武時有一個秀才司馬仲相，他因讀書看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和虐待百姓的事，便憤怒地埋怨天公不該教始皇做君，因此玉皇便派人請他到了報冤殿，叫他判斷陰間的冤孽。於是有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繼來告狀，說他們替劉邦平定了漢朝的天下，劉邦反把他們殺害，仲相便又傳了劉邦和呂雉來，他們把罪名互相推諉，於是又傳了徹通來對證，才明白了這件案子。天公便降旨教三人平分漢朝的天下，韓信佔中原，曹操彭越佔西川，劉備英布佔東吳，孫權漢高祖和呂后則降生許昌做獻帝和伏后，又叫蒯通做諸葛亮，仲相做併吞三國的司馬仲達。至於牠的結束卻說晉王滅了蜀漢，走了漢帝外孫劉淵，後來劉淵起來滅了晉國，替漢帝復讎。像這種

荒誕不經的傳說，無疑的是一般民衆憤恨漢高祖的殺戮功臣，和蜀漢被滅的不平，因而附會到三國的故事上去的。

至於平話中所講到三國故事的本身，也是荒誕無稽的傳說多而歷史的意味少。其中的人名、地名除了最重要的幾個外，其他差不多都是寫的別字、文辭也枝離不通。總計全部上中下三卷不過五萬七千左右字，僅占三國演義十分之一的篇幅。平話本雖然是荒誕不經，別字連篇，但也有許多故事是被修改放大在演義裏，像桃園三結義、三戰呂布虎牢關、孔明設壇祭風等等都被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加以巧妙的擴大和修飾。除此以外，差不多全是根據了三國志注而寫作的。這是就三國志演義的源流上追溯。現在當再略述三國志演義本身的演化。

三

三國志演義是大約在元明間的文人羅本字貫中所撰述。據金華蔣大器（庸愚子）的序裏說，他是東原人，但在別本的三國志演義上有題着廬陵羅本的或武林羅貫中的，所以他的籍貫還在疑莫能定的時代；至於他的生平更不易考了。羅氏三國志演義的最早刻本是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和嘉靖壬午（公元一五二二年）關中修顏子（關西張尙德）的二序的一本。這個刻本分二十四卷，每卷十節，共二百四十節。每節用七字來做標目。到了萬曆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金陵周曰校把二十四卷併合成十二卷，又補上元泉水王希堯繪白下魏少峯刻的插圖，而周曰校又加以音釋，這是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到了萬曆壬辰（公元一五九二年）余氏雙峯堂刊本又加進了批評，又在正文中間加進了詩歌，這是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後來的明建陽吳觀明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卻是不分卷的，把二百四十節合併爲一百二十回，一回便有二目，但這二目是參差不對的。到了清初，茂苑毛宗崗再加以潤

飾和批評，他把齟齬不通的文字改正了，參差不對的回目改成對偶了。把余本中加入的「鄙俚可笑」的詩刪了，代以唐宋名人的作品；把捏造三國名人所做的七言律詩刪了，加入了三國時人的名作。這是關於文字方面的。他又刪去了一二他認為不合理的事，像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又辨正了他所認為不對的事，像昭烈聞雷失筇，馬騰入京遇害等等；又增補了他所認為不可缺的逸事，像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等等。這是關於事的方面。此外他又刪去了舊評而易以自己的新評，這便成了現在通行的第一才子書三國志演義了。

四

三國志演義因為歷史的悠遠和讀者的普遍，所以牠所包含的故事已經像常識般的普及於一般的民衆了。在過去牠會給與許多人以智慧和常識，養成許多人的寫作力量。但在現在依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歷史小說，受一般人的歡迎。在愛讀小說的青年中，無疑地是被接受的一種課外讀物。不過牠內部依舊包含許多矛盾的不合理的繁冗的辭句，為愛惜讀者的精力，為免使青年受到不良的影響計，實有刪節的需要。現在且來討論牠的不合理和我刪節的標準。

關於文字這方面的

(1) 套語 章回小說每段的開首都用「卻說」，回末有都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像這一類的套語已成了爛調，實在是一無意味。況且像這類的詞句，都是作者的口氣，在敘事的小說中作者時常出現，實在有破壞文字的調洽的弊病。所以現在把這一類的套語都刪去。

(2) 議論 敘述文中忽然插入了一段議論，實在不是敘述文的正格。最好是把事實如實地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或把自己的判斷隱藏在故事的敘述裏，使讀者能夠體味出來。所以關於本書中作者主觀的

空洞的議論都一律刪去，像第一回開首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三十九回的「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等類似的議論。

(3) 附注 附注在文體上沒有多大妨礙，本可以不刪。有許多重要的附注，簡直也是不可刪的。像第一回寫曹操攻打黃巾，便把操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時代用附注式似的繫在下面，像這種當然是不可以刪的。但有些本不重要的人，也要在他名下附注，那不但使人感到繁瑣，也有損文體潔淨的美。像第二回寫到董太后時，便附注：「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瀆亭侯劉萇之妻也。初因桓帝無子，迎立解瀆亭侯之子，是爲靈帝。靈帝入繼大統，遂迎養母氏於宮中，尊爲太后。」其實像董太后這種在本書中一無地位的人，又何必用附注，所以關於像這一類的附注我也刪去。

(4) 重覆 三國志演義因爲是章回小說，所以回末所敘的事，每於次一回的開首覆敘。這種重覆我們在聽說書的時候總是同樣遇到。說書先生在每天說到將收束的時候，他總不肯把他所說的告一段落，總是說另一節事的開端做結束，這樣好吸引聽者繼續聽下去不致中斷。章回小說每回的起訖，好像就是從這裏演化而來的。其實在小說中實在無重覆的必要，反而成了文字上的贅疣，所以都刪去。像一百〇三回末段的魏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和一百〇四回開端的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憤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等類似的覆述，和一回中一段和一段間同樣的重覆語都刪去。

(5) 回目 因爲三國志演義裏包含許多神怪的不合情理的故事，與歷史小說的體例不大合，還有其他冗事都要刪去，所以原有的回目已不適用，也得全部刪去了。

(6) 詩文 三國志演義裏的詩文，可以分和本書有關的和沒有關的二類：有關係的詩文大都是書中人

物的作品，像曹操的短歌行，諸葛亮的出師表等等；沒有關係的詩文，大都是後人的作品，像書中很多的後人有詩贊曰和四十六回中的大霧垂江賦等等。關於這種詩文，一般的讀者大都不喜看，況且是粗淺的居多，即有有價值的名作，高明的讀者當早已見過，無插入的必要，所以除了極少數和故事本身的進展有關係的保存外，其他都刪去了。

關於故事本身的

(7) 神怪 歷史小說雖不必嚴格地按照歷史的事實去描寫，但離事實太遠的神怪的故事總不該歸入的。所以像三國志演義中第一回的張角得道，第二回的黃巾作法，第九回董卓被誅前的妖異等等都加以刪去或節省。

(8) 論證 敘事文中本來也可以敘論辨的事，像第二十一回煮酒論英雄和四十三回的舌戰羣儒便是。但有時候論辨的人引了許多證據，這些證據在普通的讀者或不能夠完全了解，而了解的又覺到牠的淺薄，像第三回盧植說的「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和六十回王累說的「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等等類似的論證，既沒有多大意義，又不是重要的部份，所以大都刪去。

(9) 違情 小說中的故事除了神怪一類以外，總要不背乎人情。像三國志演義中第一回說劉備是「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和十九回中的劉安邂逅劉備，便殺妻以款待他等等不合情理的故事都刪去。

(10) 失實 三國志演義裏也有些不對的事實，像七五回中孫權說要北取徐州，呂蒙對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云云。這是本於三國志呂蒙傳的「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

東顧，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但呂蒙和孫權談話時已距曹操破諸袁八九年了，可見這段事的不對了。（見陔餘叢考）又如借荊州之說，據廿二史劄記卷七的考證，便知是不對的。他如把諸葛亮寫成了一個險詐的道士式的人物，把周瑜寫成了陰險的小人，這些都是和事實相去太遠，也大都加以刪節，希望能夠稍稍恢復一點他們的真面目。

(11) 類似 三國志演義中講戰爭的非常多，除了幾個重要的以外，其他不重要的都寫得大同小異，類似的地方很多。這些類似的敘述實在不會引起讀者的興味的，像第一回中講劉備第二次的戰敗黃巾這一類的用兵後來到處皆可遇到，故與此相近的類似的故事也都刪去。

(12) 繁冗 三國志演義的作者似乎對於剪裁的技巧不大高明，他祇是愛博搜羅了很多的故事，而缺乏精密的剔擇。像他寫黃巾的起沒和羣雄的角逐，有許多無關緊要的事都搜羅在內。又每敘一事，往往觀點不定。正在寫曹操一方面，忽而又另寫劉備一方面，忽而又寫獻帝一方面了。像這樣的觀點不定，差不多每回都是這樣，祇要看一回中「卻說」的多便可知了。一個卻說就差不多是一個觀點，固然重要的事要從各方面去寫，敘一事有多個觀點並不為害，但對於一點不重要的事，也都要從各方面去寫，那便要成為繁冗了。關於這些部分，也都略加刪節。

關於刪節的部分，不免要加幾個字來說明或連接，此外都一存舊文。祇有四十五回寫劉備到周瑜營中，周瑜要謀害他的一段，和三國志注及通鑑都不合，我因為要稍稍恢復周瑜風流儒雅的面目，便依了三國志注把他改了，這是一個例外。至於新定的節目大都用四個字，那也不過取便從俗，並沒有其他意義。

至於這部三國志演義的刪節工作，開明裏本是請徐調孚先生擔任的。在徐先生開始工作之間，我忽找到一部商務小學生文庫中陳友琴先生刪節的三國志演義，我便介紹牠給徐先生，還夾雜我一些刪節的意見。

徐先生因而把這部工作很誠懇地讓給我做，這實在使我感到異樣的不安和慚愧。我當時看陳先生的節本實在刪得太少了，和我的標準相去太遠，便另定刪節的目標，想把牠和三國志注及三國志平話對看了，然後再事刪節。可惜懶慢的我終於沒有完成這步工作。

參考書目

毛氏評點本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演義

古佚小說叢刊本三國志平話

亞東本三國演義

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國志之部

目錄

導	言	一	
第	一	黃巾發難	一
第	二	董卓專權	八
第	三	諸鎮起義	一五
第	四	江河鼎沸	二六
第	五	連環巧計	三三
第	六	曹操興師	四三
第	七	濮陽縱火	五一
第	八	漢帝蒙塵	五九
第	九	政歸曹氏	六六
第	十	孫郎建業	七一
第	十一	射戟轅門	七七
第	十二	下邳慶兵	八四
第	十三	許田打圍	九三
第	十四	青梅煮酒	九六

第十五	打鼓罵曹	一〇四
第十六	土山三約	一一〇
第十七	解圍白馬	一一六
第十八	古城聚會	一二三
第十九	坐領江東	一二六
第二十	袁曹爭鋒	一三三
第二十一	計決漳河	一四二
第二十二	南漳遇隱	一五〇
第二十三	三顧草廬	一五九
第二十四	二度火攻	一六七
第二十五	長坂救主	一七九
第二十六	舌戰羣儒	一八五
第二十七	計會羣英	一九七
第二十八	苦肉密計	二〇五
第二十九	火燒赤壁	二一四
第三十	智定荆襄	二二三
第三十一	三氣周瑜	二三〇
第三十二	西涼鏖戰	二三八

第三十三	計取西川	二五
第三十四	截江奪主	二六
第三十五	維城喪師	二七
第三十六	力征益州	二八
第三十七	西平張魯	二九
第三十八	智破曹軍	三〇
第三十九	計定漢中	三一
第四十	水淹七軍	三二
第四十一	白衣搖櫓	三三
第四十二	曹丕篡漢	三四
第四十三	先主伐吳	三五
第四十四	運營被火	三六
第四十五	白帝託孤	三七
第四十六	策定攻心	三八
第四十七	七擒七縱	三九
第四十八	智取三城	四〇
第四十九	彈琴退敵	四一
第五十	姜維獻書	四二

第五十一	智襲陳倉	四三一
第五十二	木門伏弩	四三七
第五十三	木牛流馬	四四六
第五十四	身殲軍務	四五九
第五十五	政歸司馬	四六七
第五十六	稱兵攻魏	四七七
第五十七	三國政變	四八七
第五十八	分兵入蜀	四九九
第五十九	二士爭功	五〇五
第六十	代魏亡吳	五一六

第一 黃巾發難

東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封諤，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惲，郭勝：十人朋比爲奸，號爲「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爲「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假託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因號爲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爲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爲將軍，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齎金帛，結交中涓，封謂以爲內應。角與三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爲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謂。唐州乃逕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謂等一千人下獄。

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申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

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卽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

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下垂，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蓆爲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重重如車蓋。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歎。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其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喫，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

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

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個客人，引一夥伴，趕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四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鑛鐵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謝別二客，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鋸，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爲姪。

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入鄧茂心窩，翻身落馬。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喫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

玄德時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以昔曾師事盧植，欲往助之。遂與關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

時張角賊衆十五萬，植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玄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

與皇甫嵩朱雋對壘。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期剿捕。」玄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

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其夜大風忽起，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攻戰，賊寨火焰張天，賊衆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爲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操幼時好游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游蕩無度，嘗怒之，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

時人有橋玄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顥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都尉。初到任，卽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聲名頗張。後爲頓丘令，因黃巾起，拜爲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旛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卽引兵追襲張梁、張寶去了。

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即可星夜往勦。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也。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賄賂。我答曰：『軍糧尙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壘不戰，情慢軍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聽罷，大怒，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

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起來，忽遇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回寨。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甚輕之，不爲禮。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卻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廝，反要在他部下聽令，其實不甘。二兄便要住在此，我自投別處去也。』玄德曰：『我三人義同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吾恨。』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雋。雋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

時朱雋圍張寶於陽城，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報，且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敗，命嵩代之。嵩到時，張角已死。張梁統其衆，與我軍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衆俱降。朝廷加皇甫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廷復盧植原官。曹操亦以有功，除濟南相，即日將班師赴任。』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

獻首投降。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

時又有黃巾餘黨三人——趙弘、韓忠、孫仲——聚衆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卽以得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進。時賊黨韓忠據宛城，雋引兵攻之，忠引軍棄城而奔。雋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餘皆四散奔走。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衆到，與雋交戰。雋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一彪人馬來，爲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贓。堅謂父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喚人狀。賊以爲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由是郡縣知名，薦爲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堅爲鹽瀆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

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衆奔潰。趙弘飛馬突擲，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擲，刺弘下馬，卻騎弘馬，飛身往來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玄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詔封爲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

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尅日赴任。玄德將兵散回鄉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日不倦。

到縣未及數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適督郵行部至縣，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督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關張二公大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剿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目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污吏。』玄德啞啞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玄德幾番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

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見五六十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椿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者乃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傍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荆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乃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卻，今姑饒汝命，吾纔還印綬，從此去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相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後公孫瓚又表陳玄德功，薦爲別部司馬，守平原縣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舊日氣象。

第一 董卓專權

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那何進出身屠家，因妹入宮爲貴人，生皇子辨，遂立爲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帝又寵幸王美人，生了皇子協。何后嫉妒，殺王美人。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中。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爲太子。帝亦偏愛，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蹇碩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碩欲謀殺公。』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座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沖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正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崩。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祕不發喪。矯詔宣何國舅入宮，欲絕後患，冊立皇子協爲帝。』

說未了，使命至，宣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願備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冊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進視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之姪，名紹，字本初。見爲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掛。何進引何顯荀、攸、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辨，卽皇帝位。

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蹇碩，碩慌走入御園花陰下，爲中常侍郭勝所殺。碩所領禁軍，皆盡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今日可乘勢盡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止蹇碩一人，並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憂，我當保汝。』傳旨

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蹇碩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欲盡誅宦官耶？』何進聽罷，出謂衆官曰：『蹇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殘害。』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喪身之本。』進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衆官皆退。

後何進又入白后，欲誅中涓。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

前將軍鮪、鄉侯西涼、刺史董卓，先爲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幸免。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壻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自己卻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

進使人迎董卓於澠池，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盡粉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太后乃降詔宣進。

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進曰：『太后詔我，有何禍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尙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如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於是袁紹、曹操各選

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輒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止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欲相謀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進慌急，欲尋出路，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爲兩段。

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脅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闔宦謀殺大臣，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闔宦不論大小，盡皆殺之。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曠、夏惲、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剝爲肉泥。宮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閣下。遙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死。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

張讓、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連夜奔走至北邙山。約三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南中部掾吏閔貢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不知帝之所在。

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餒，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岡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明晨，莊主見二人臥於草畔，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

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遂扶帝入莊，跪進酒食。

閔貢趕上段珪，擎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貢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卻獨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莊，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衆，數百人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簇帝還京。

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繡旗影裏，一將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答曰：『西涼刺史董卓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

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略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

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諭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帶劍入席。酒行數

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諸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斬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主公且須避之。』卓乃入園潛避。

次日，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閹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

李肅齎了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便令牽過來看。

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頂，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布見了此馬大喜，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卻嘗會來？』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恨不逢其主耳。』肅笑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某遍觀羣臣，皆不如董卓。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布曰：『董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尙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何如？』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

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逕入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爲汝子乎？』原曰：『奉先何故變心？』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

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布見卓。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卓爲左將軍，鄠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乃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衛侍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關弱，不

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今上卽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

董卓大怒，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刀，辭別百官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卓謂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吾看汝面，姑恕之，廢立之事若何？』隗曰：『太尉所見是也。』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問侍中周毖、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毖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爲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於天下，倘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此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卓從之，卽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

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讀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授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上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卓大怒，喝武士拏下，乃尙書丁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卽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卽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又命李儒帶武士十人，攔死太后，絞死唐妃，以鴆酒灌殺少帝，還報董卓。卓命葬於城外，自此每夜入宮，姦淫宮女，夜宿龍牀，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於城門下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衆軍。

第三 諸鎮起義

董卓又想收攬人才，表曹操爲驍騎校尉。操不受，逃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後院中審究，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逃亡？』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拏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吾安肯屈身事卓乎！』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與兵共誅董卓，吾之願也。』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眞天下忠義之士也！』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乘馬投故鄉來。

行了三日，至成臯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謂宮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問家中消息，覓一宿，如何？』宮曰：『最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奢曰：『我聞朝廷徧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陳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使君寬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說罷，即起身入內，良久乃出，謂陳宮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言訖，匆匆上驢而去。

操與宮坐久，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操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當竊聽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一連殺死八口。搜至廚下，卻見縛一豬欲殺。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見怕奢驢鞍前轡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叫曰：『賢姪與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可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賢姪使君，何惜一宿，速請轉騎。』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宮大驚曰：『適纔誤耳，今何爲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衆來追，必遭其禍矣。』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當夜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喂飽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之人，今日留之，必爲後患。』便欲拔劍來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爲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而他往。』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

操覺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我而去，吾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疎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求相助。』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集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

一日，有一個陽平衛國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操皆留爲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讓，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鎗棒，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辱罵其師，

惇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同族。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兵馬熟嫻，武藝精通。操大喜，於村中調練軍馬，衛弘盡出家財，置辦衣甲旗旛。四方送糧食者，不計其數。時袁紹得操矯詔，乃聚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達諸郡，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第三鎮豫州刺史孔仲，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第五鎮河內太守王匡，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瑁，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第九鎮濟北相鮑信，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楊，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

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舊日蒙兄保備爲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賊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羽爲馬弓手，張飛爲步弓手。」瓚歎曰：「如此可謂埋沒英雄！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此卑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雲長曰：「事已至此，卽當收拾前去。」玄

德關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曹操接著衆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

操乃宰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衆聽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爲盟主。」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築台三層，遍列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讀盟辭畢，歃血。衆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衆扶紹升帳而坐，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爲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衆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更須一人爲先鋒，直抵汜水關挑戰，餘各據險要，以爲接應。」

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爲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

守關將士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逕來稟卓。卓大驚，急聚衆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不慮，關外諸侯布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勞溫侯親往，吾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爲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同李肅、胡軫、趙岑、星夜赴關迎敵。

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右北平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復謀，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橫古錠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

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鬪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堅揮軍直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與糧，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草。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爲華雄謀曰：『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寨，將軍攻其前寨，堅可擒矣。』雄從之，傳令軍士飽餐，乘夜下關。

是夜月白風清，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慌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鬪不數合，後面李肅軍到，竟令軍放起火來。堅軍亂竄，衆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鵠畫弓，只得棄弓，縱馬而奔。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爲賊所認識，可脫幘與某戴之。』堅就脫幘換茂盔，分兩路而走。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幘掛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卻入樹林潛躲。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軍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紮。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意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聚衆諸侯商議。衆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鮪將軍之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我銳氣，爲之奈何？』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人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瓚曰：『然。』卽令劉玄德拜見。瓚將玄德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備遜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叉手侍立於後。

忽探子報來：『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即時報來：『俞涉與華雄不三合，被華雄斬了。』衆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顏良、文醜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中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操曰：『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釀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

曹操大喜，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尙自謙讓，量一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衆官皆散。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

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領大軍，分撥剿捕。

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等守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去關前紮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

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俺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楊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向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弓箭隨身手持畫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正慮間小校報來呂布搦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佈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颭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出馬挺鎗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鎚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鎚於地而走八路軍兵齊出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

衆諸侯回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雄無敵可會十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侯齊出公孫瓚揮擗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上布舉畫戟望瓚後心便刺傍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

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來夾攻呂布。三四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玄德擊雙股劍，驟黃鬃馬，斜刺裏也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隔遮攔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回。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董卓，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

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賀功，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進兵。堅引程普、黃蓋，至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縫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卻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

董卓問計於李儒。儒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聚文武於朝堂，商議遷都。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來諫。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必得巨萬。』卓即差鐵騎五千，徧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燄相接。洛陽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餘。

車劫了天子並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卓將趙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

孫堅飛奔洛陽，遙見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先發兵救滅了火，令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侯疲困，進恐無益。』操曰：『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

董卓行至滎陽地方，太守徐榮出接。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復追。』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將軍馬攏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惟一軍從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明如晝，方纔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蹶過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草中，見操馬來，二鎗齊發，操馬中鎗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只見一將飛馬而來，揮刀砍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操曰：

「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約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鎧，負操渡水。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里餘，土崗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卻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無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董卓所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歸寨中，是夜星月交輝，乃按劍露坐，忽有軍士來報曰：「衆人在殿南井中打水，撈起一婦人屍首。」堅便往看，見屍尙未爛，宮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鑄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堅得璽，乃問程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卞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玉工琢爲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後來子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誰想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人，欲假此爲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暗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

紹曰：『今與兵討賊，爲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處，俟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爲？』堅曰：『玉璽何由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何強相逼？』紹曰：『作速取下，免自生禍。』堅指天爲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鞘。堅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勸住。堅隨即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奪之。

次日，人報曹操追董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置酒，與操解悶。飲宴間，操歎曰：『吾始興大義，爲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皞，據廩倉，塞轅轅，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謂玄德關張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至平原，令玄德爲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兖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

第四 江河鼎沸

荆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為友，有延平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為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

堅軍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既為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鬪到數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山背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鄰郡？」表曰：「汝匿傳國璽，將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我聽信，將隨軍行李，任我搜看。」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將孫堅困在垓心，虧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

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為食？冀州乃糧錢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進兵。」

取冀州，約以夾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即日興兵。紹卻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辛詵、辛評、二謀士商議。詵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關、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多，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妒耶？」耿武歎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馥懊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公弟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口稱：「我乃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攻韓馥，他即就裏取事。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盡起本部兵，殺奔冀州來。

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於世間！」袁紹大怒曰：「誰可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

馬逕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墮地，披髮縱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鎗，直取文醜。公孫瓚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本袁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麾下，不期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

次日，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曾與羌人戰，盡選白馬爲先鋒，號爲『白馬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袁紹令顏良、文醜爲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令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公孫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遣大將嚴綱爲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圈金綫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擂鼓，直至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礮響發箭。嚴綱鼓譟吶喊，直取麴義。軍見嚴綱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礮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被麴義拍馬舞刀，砍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趙義馬到，先斬執旗將，把繡旗砍倒。公孫瓚見砍倒繡旗，回馬下橋而走。趙義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挺鎗躍馬，直取趙義。戰不數合，一鎗刺趙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大敗。

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趙義斬將擐旗，追趕敗軍，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面瓚軍團團裹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鬪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衆人死救過橋。公孫瓚亦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更有不捨之心。

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今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歧、齋詔前去。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次日二人至瓚營，宣諭瓚，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講和。二人自回京復命。瓚卽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爲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雲歎曰：『某曩日誤認公孫瓚爲英雄，今觀所爲，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

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自此兄弟不睦。遣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密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堅得書曰：『叵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

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相議。程普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讎，豈望袁術之助乎？』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尅日與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荊襄之衆爲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卽爲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堅臨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弟勿多言，吾將縱橫天下，有讎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卻拔船上所得之箭，約十數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只得退走。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卻樊城，聚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卻潛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圍自可解也。』

劉表寫書，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蒯良曰：『汝旣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出陣去，卽奔峴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起連珠號礮，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礮，趨陣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

聞喊聲，急引兵馬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卻不見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鑼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蒯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引水軍殺來，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放聲大哭，衆軍俱號泣。策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爲使。』策許之。桓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表曰：『我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

孫策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於曲河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投

第五 連環巧計

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卻一腹心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尙父』。出入僭天子儀仗，封弟董旻爲左將軍，鄆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三百五十里，別築郿塢，役民夫三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舉家屬都住在內。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色。卓飲食談笑自若。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公等無故，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喁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蟬驚跪曰：『賤妾安敢有私！』允曰：『無私，何夜深長歎？』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

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歎，不想爲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卻在汝手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至閣中，允盡吐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間賤妾曾言，但有使命，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疊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如於中取便，謀間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

次日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允預備嘉穀美饌，候呂布至，允出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也。」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少頃，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允佯醉曰：「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著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盃，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爲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效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

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如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次日向午，董卓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護入堂，分列兩旁。允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請卓入後堂，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爲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擁貂蟬舞於簾外。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見貂蟬顏色美麗，便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檀板低謳一曲。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盃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即命備氈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鼓禮畢，允曰：「將軍何故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是何意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準備，等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

引貂蟬出拜公公。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妝奩，待過將軍府，我便當送至。」布謝去。

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布逕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答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大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見一人影，極長大，頭束髮冠，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故蹙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眼淚。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怏怏而出。

董卓自納貂蟬後，爲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卓心愈喜。呂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貂蟬於牀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貂蟬立於牀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呂布怒恨而歸，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錯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帛二十四匹。布謝歸，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貂蟬。

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府前。提戟入後堂，尋見貂蟬。蟬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逕往，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謂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見將軍，許待箕帚，妾已生平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卽死，止因未與將軍一訣，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

矣，只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爲妻，願相期於來世。」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爲妻，非英雄也。」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語罷，提戟欲去。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以爲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布羞慚滿面，重復倚戟，回身摟抱貂蟬，用好言安慰。兩個偎偎倚倚，不忍相離。

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中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問門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喚貂蟬，蟬亦不見，急問侍妾，侍妾曰：「貂蟬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後園，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邊。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挺着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擲戟刺布，布打戟落地。卓拾戟再趕，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爲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出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相，死罪！死罪！」卓曰：「叵耐逆賊戲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襄王「絕纓」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蔣雄，後爲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賜之。」儒謝而出。

卓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爲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卻被這廝抱住。正在生死

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大驚，哭曰：「妾身已事貴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卻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啗其肉。」卓曰：「吾安忍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

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儒曰：「太師不可爲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

董卓卽日下令還郿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車已去遠，布緩轡於土崗之上，眼望車塵，歎惜痛恨。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發歎？」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今日太師駕歸郿塢，只得扶病出送，卻喜得晤將軍。請問將軍爲何在此長歎？」布曰：「正爲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尙未與將軍耶？」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爲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爲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卓所可限制。」布曰：

『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洩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諾而去。

允卽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尊意若何？』肅曰：『我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遂折箭爲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

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人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卓曰：『王允之意若何？』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一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卓大喜，便命心腹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自己卽日排駕回京。顧謂李肅曰：『吾爲帝，汝當爲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問曰：『吾兒何往？』卓曰：『現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爲太后也。』遂辭母而行。臨行謂貂蟬曰：『吾爲天子，當立汝爲貴妃。』貂蟬已明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卓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

能出迎。卓進至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拜謝，就帳前歇宿。

次日侵晨，董卓擺列儀仗，入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

當下呂布大呼曰：『助董卓爲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爲燈，膏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尸。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郿塢抄藉董卓家產人口。

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母亦被殺。卓弟董旻與董璜皆斬首。號令收藉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回報王允，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

急報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使者回報李傕、郭汜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如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讎。事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

惟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行官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讎。李惟便與合兵，使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如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頭軍門。

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饒勇，萬不能敵；不如瞞了李惟等四人，暗藏金珠，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胡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棄營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領軍前進，正迎着李惟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戟躍馬，麾軍直衝過來。惟軍不能抵當，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勇，然而無謀，不足爲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搥鼓收兵。張濟、二公卻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衆用其計。

呂布勒兵到山下，李惟引軍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惟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惟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引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卻又搥鼓收軍去了。激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惱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惟、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

好些人馬。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爲賊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遂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擋不住，引數百騎往青瑣門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爲也。爲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爲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不肯去。不一時，各門火燄冲天，呂布只得棄卻家小，引百餘騎飛奔出關，投袁術去了。

李郭催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馱、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郭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爲？』李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讎，非造反。但見王允便退去。』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爲社稷計，時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賊之罪，彌天巨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催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

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郭、汜尋思曰：『旣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服。不如仍舊奉之爲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李郭二賊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旣誅，軍馬何故不退？』李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濟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加此官品。帝只得從之，封李郭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

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湊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郿塢。後李傕因樊稠不忠於己，誅之，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弘農去了。

第六 曹操興師

時青州黃巾又起，聚衆數十萬，頭目不等，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傕郭汜問是何人。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德不可。』李傕曰：『孟德今在何處？』雋曰：『見爲東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尅日而破也。』李傕大喜，星夜草詔，差人齎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爲賊所害。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卽用賊爲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操自此威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爲鎮東將軍。

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曹操。乃潁州潁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昆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遂以爲行軍司馬。其姪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以爲行軍教授。荀彧曰：『某聞兗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東郡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幾忘卻。』遂啓操徵聘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曄，字子陽。操卽聘曄至。曄又薦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個是武城人，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個名譽，就聘爲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邱人，姓毛，名玝，字孝

先。曹操亦聘爲從事。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嫻，武藝出衆，命爲點軍司馬。

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名韋，勇力過人。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澗，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爲友報讎殺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十斤，挾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卽令韋試之。韋挾戟，驟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旗爲風所吹，岌岌欲倒，衆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衆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遂命爲帳前都尉，解身上錦襖及駿馬雕鞍賜之。

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勇將，威鎮山東。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取父曹嵩。嵩自陳留避難，隱居琅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逕望兗州而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爲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

曹嵩率家小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頓家小，命張闔將軍馬屯於兩廊。衆軍衣裝，都被雨打溼，同聲嗟怨。張闔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輛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將入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草。此計如何？』衆皆應允。

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擄死。曹嵩忙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嵩慌急，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死命逃脫，投袁紹去了。張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

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

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操聞之，哭倒於地。衆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讎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蕩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韋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讎。當有九江太守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

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軍報讎，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衆官商議。曹豹曰：『曹兵既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兵出迎，遠望曹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面，大書『報讎雪恨』四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託張闔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城。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陶謙入城，與衆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吾當自縛往操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衆，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視之，乃東海胸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時爲別駕從事。當日獻計曰：『某願請往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兵馬齊來，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衆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然後命糜竺齋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擊。

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膺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頃，大大夫陳煒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卽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爲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愿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

當日正與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問其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讎，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重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面差人送書。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前來。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卽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

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河邊，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卻曉得他是個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當使人遣以粟帛，母感孔融，故特使慈來救。

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君雖英雄，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修書付慈。慈撥甲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河賊將率衆來戰，慈連搦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鎗，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敢來追。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

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爲意。玄德與關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卻待上前，雲長早出，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

孔融迎接玄德入城，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爲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千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爲何如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親至。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

太史慈拜謝曰：『慈奉母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

玄德離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讎，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失信。』瓚曰：『我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二千隨後，往徐州來。

時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猛，遠遠依山下山下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

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於用計，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裏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德微薄，爲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故來』

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玄德那裏肯受。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遣書於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廝殺未遲。」於是傳檄二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勸操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發回書。正商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其故，報說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爲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楊，楊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楊去投張邈。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衆，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曹操征東，兖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君與之共取兖州，伯業可圖也。」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兖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聞報大驚曰：「兖州有失，使吾無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郭嘉曰：「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兖州。」操然之，卽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

來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飲宴既畢，謙延玄德於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二子不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胄，德高才廣，可領徐州。老夫情願乞閒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

竺曰：『今漢室凌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且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玄德曰：『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陶謙推讓再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謙曰：『如玄德必不肯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

第七 濮陽縱火

曹操回軍，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兗州濮陽已失，其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賴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運，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兗州。』親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兗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自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

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雁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個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讎，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

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斃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

黃昏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忽報高順軍到，殺將入來。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威虜。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忽梆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踊出，乃典章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住雙短戟，取戟十數枝，挾在手中，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遂放開脚步，冒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章曰：『五步，乃呼我！』從人又曰：『五步矣！』章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十數人。衆皆奔走。章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郝曹宋侯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章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鬪到黃昏時分，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爲領軍都尉。

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

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

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章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弔橋邊，高順亦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章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我自不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入城。

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只聽得西門上吹竽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弔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炮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章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章殺到弔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章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章曰：「汝在城外催救兵，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章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河邊，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章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炮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章冒煙突火，又殺入去到

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韋擁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是火。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膊，那馬撲地倒了。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衆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火毒攻發，五更已經身死，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詐言操死。

早有人來漢陽告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漢陽，堅守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權且罷兵。

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忽然染病，看看沈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爲呂布襲兗州故也。今因歲荒罷兵，來春又必至矣。』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尙強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沈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不肯辭矣。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數十騎到徐州。陶謙教

請入臥內。玄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爲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其才皆不堪此任。老夫死後，猶望明公教誨，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舉一人，可爲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爲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託。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軍舉哀畢，卽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拜哭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爲輔，陳登爲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大設祭奠。祭畢，葬於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

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大怒曰：『我讎未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卽傳號令，尅日起兵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州掠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次及汝潁。大破黃巾，擒黃劭，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走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衆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

時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到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個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

操大驚，忙引衆將來看。

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韋今日且詐敗。韋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騎接戰。典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願望前趕來，不隄防連人帶馬都落於陷坑之內，被鈎手縛來見曹操。操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數百人，築堅壁於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回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劭、斬訖、汝穎悉平。

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兖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逕奔兖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褚曰：『吾願取此二人，以爲贊見之禮。』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李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弔橋邊李典攔住。薛蘭不敢回城，引軍投鉅野而去。被呂虔飛馬趕來，一箭射於馬下，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兖州。

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令典韋、許褚爲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爲後，合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曰：『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鬪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來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攻呂布。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氏見布敗回，急令

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奔定陶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濮陽，恕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麥熟，操即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人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寨西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搥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喊，精兵多伏堤中。

次日呂布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卻聞鼓聲大震。正是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炮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順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

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

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乃領衆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郭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能相容。近因曹操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布因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

與呂布呂布卻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

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爲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卽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

第八 漢帝蒙塵

曹操平了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爲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爲大司馬，郭汜自爲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剿除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爲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帝乃書密詔付楊彪。彪卽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爲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卻幹出如此無恥之事，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傕性不測，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懷疑。一朝朝罷，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早有人報知傕，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在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傕姪李暹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使賈詡左靈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擁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

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嬪宮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

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遣人問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撓其鋒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

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爲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爲保駕？』汜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衆官來與二位講和。』傕汜乃各自還營。

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衆官曰：『我等爲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爲？』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雋曰：『爲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自此之後，傕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

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雖爲李傕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詡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傕來見，帶劍而入。帝面

如土色。惟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惟乃出。

賈詡密諭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羌人本怨李惟，不與爵賞，遂聽詡言，都引兵去。詡又密奏帝曰：『李惟貪而無謀，今兵敗心怯，可以重爵餌之。』帝乃降詔，封惟爲大司馬。惟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卻不賞軍將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軍中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惟，惟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惟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戰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西安去了。

李惟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有人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惟便賣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出營，惟收拾車駕東行，遣舊軍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鑾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車駕，須親聖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

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鄜塢，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原來楊奉自爲李惟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

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驛騾，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

郭汜敗了一陣，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

郭汜引敗軍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定，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喜諾。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汜二人商議：『彼衆我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承奉保駕走陝北。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傕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

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所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渭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傕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

遮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乘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吾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尙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哭聲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三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荆棘，以爲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保奏，強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爲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

韓融曲說催汜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棗菜，餓莩遍野。河南太守張楊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郡。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只在此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佈

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催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嚇得獻帝心驚胆戰。山上火光遍起，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楊爲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詔改興平爲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爲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盛，可宣入朝，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詔，卿何必再奏？今卽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卽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

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催郭汜領兵將至，帝大驚，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爲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卽日起駕望山東進發。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到來。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催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爲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

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章等，至駕前面，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卽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將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爲，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催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盡力攻擊。催汜賊兵大

敗，斬首萬餘。於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

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惟汜二賊，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

李惟，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惟怒曰：「你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衆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

次日，李惟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章領三百鐵騎，於惟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惟姪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響一聲，三軍齊進。賊軍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勦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惟汜望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個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惟汜爲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

第九 政歸曹氏

操以東郡殘破，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駕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行軍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

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爲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晃沉吟良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愿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爲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爲。」寵曰：「公真義士。」

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

早有人報知楊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礮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

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司馬，祭酒，劉曄爲司空，掾曹毛玠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爲東平相，范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爲校尉，許褚典章皆爲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方奏天子。

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欲上表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詔封備爲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玄德拜受恩命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曹操私書，遞與玄德，請圖呂布。玄德看罷曰：「此事尙容計議。」席散，安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彼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不從。

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玄

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不爲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卻於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爲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

不久，玄德聞使命又至，出郭迎接，閱讀詔書，卻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是。」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吩咐了當，因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

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來參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吩咐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幫我守城。今日卻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今戒不飲酒。」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盃。張飛把遍百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十幾盃，不覺大醉，卻又起身與衆官把盃。先奉曹豹。豹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爲何推卻？」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便喝軍士擎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吩咐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

休來管我！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衆人苦苦告饒，方止。

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局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下。』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相逼。十八騎燕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顧了。

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裏應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歎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吩咐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尙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雖失了

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尙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

玄德乃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奉迎之使，呈上書劄，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我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劄。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緞疋，自此兩家和好。

第十 孫郎建業

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瑗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卻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

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君若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漳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瑗，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臂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爲質當。』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

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瑗，又爲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爲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日權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

表你爲折衝校尉殄寇將軍，尅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爲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爲丹陽太守，今往省親，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何謂『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爲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爲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爲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爲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

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郎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

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策大喜，用爲車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

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畢，遂披挂綽鎗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皆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衆將皆笑。

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你兩個一齊來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怕你，非孫伯符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稱奇。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現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卻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擲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擲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個棄了鎗，揪住廝打，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把兜鍪遮架。

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慈方纔放手。慈於軍中討了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卻是程普收得，策亦取鎗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

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盔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管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分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

孫策又得陳武爲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愛之，拜爲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管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管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孫策將糜見捉了，于糜挺鎗來趕。那鎗剛拗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糜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糜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于糜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霸王』。當日劉

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管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孫策還兵復破秣陵，張英、薛禮均戰死。策乃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被擒。

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卻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肯我。』衆皆未信。

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爲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齋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爲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南取吳郡，擊破嚴白虎、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爲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引兵救白虎，策復大破之。王朗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

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化。策喜，命爲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

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金鎗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爲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乃待爲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把守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

第十一 射戟轅門

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託不還，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壘，殊爲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他。今當先伐劉備，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卽日就擒。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爲大將，雷薄、陳蘭爲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

玄德聞知此言，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割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割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

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

紀靈下馬入寨，卻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爲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教設宴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斷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不允，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射一箭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吾廝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杯酒。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着！』

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

呂布呵呵大笑，擲弓於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爲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爲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爲正妻，後娶貂蟬爲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爲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當下嚴氏謂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爲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卽當許之。縱不爲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

玄德在小沛，忽聞呂布來攻，大驚，慌忙領兵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尙自抵賴。」張飛挺鎗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渺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

飛亦挺鎗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爲所害。』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

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

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

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興兵犯闕奪駕。操大怒，欲興兵討之，又恐呂布來攻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齋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爲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

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爲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不忍棄之。』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劄，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後操忽移居城外，張繡家人密報繡，謂操納張濟妻鄒氏於寨中，繡怒曰：『曹操辱我太甚！』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洩漏，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

次日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因畏操之宿衛典章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於繡曰：『典章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瀾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繡甚喜，預先准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

時近二更，忽聞寨內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章。章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卻尋不見了雙戟。時敵兵已到轅門，章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搶入寨來。章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軍馬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葦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章卽棄刀，雙手提着兩個軍人迎敵，擊死者八九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章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章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近前門而入者。

曹操賴典韋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爲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卽以己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卻被亂箭射死。操乃走脫。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卽將本部軍於路剿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

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卽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敵。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

曹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任怨，使反敗爲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又設祭祭典韋。操親自哭而奠之，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衆皆感歎。次日下令班師。時王則齋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爲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遂與袁術絕婚，將韓胤用枷釘了，遣陳登齋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

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爲』

內應。』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

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吾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餓則爲用，飽則颺去。』某問：『誰爲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

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人民稱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封段煨爲盪寇將軍，伍習爲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

第十二下邳鏖兵

陳宮一日帶領數騎在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慌不能答。陳宮令搜其身，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宮即連人與書，拿見呂布。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布乃拆書細看書略曰：

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若與大師，備當爲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中軍爲三路救應。

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衆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塔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爲玄德幕賓。玄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爲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使麾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

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卽聚衆謀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衆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卽命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

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卻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

夏侯惇引兵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遶陣而走。惇不捨，亦遶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於口內啖之，仍復挺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鎗搗透面門，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麾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兵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來攻玄德關張三寨。

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

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今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轅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人馬，往山中住劄。

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爲之奈何？』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已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且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爲之下淚。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操卽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

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令陳珪守徐州。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爲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爲之奈何？』登曰：『兒亦有計了。』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爲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

可行。』布許之。

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爲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爲內應，舉火爲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宮遂引衆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起火來。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

曹操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忽城上亂箭射下。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宮曰：『將軍尙執迷而問此佞賊乎？』布令徧尋軍中，卻不見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救解。』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

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劄，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兩個敘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左，玄德居右。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爲伏波將軍。

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擋袁術。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

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且有泗水之險，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遂不聽陳宮之言。

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衆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布曰：『丞相且退，尙容商議。』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聞之，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

妾豈得爲將軍之妻乎？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宮入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爲念。』言罷痛哭。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出歎曰：『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

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

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卻被張楊心腹將眭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眭固，因聚衆將計議。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滅。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

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託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卻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命推出斬之。宋

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

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邊濠邊，吾等死無日矣！』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三人商議定了，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飛奔東門來。魏續使開門放出，卻佯作追趕之狀。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爲號，準備獻門。曹操聞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打到日中，曹兵稍退。布少憩門樓，不覺睡着在椅上。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緊縛住。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卻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尙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爲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爲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卽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

呂布雖然長大，卻被繩索細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布默然須臾，衆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好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

何？』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操有留戀之意。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

操方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爲坐上客，布爲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爲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操回顧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衆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

時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卻！』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曹操背後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遼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操封臧霸爲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操軍回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

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請入偏殿，設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遂拜玄德爲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爲劉皇叔。

第十三 許田打圍

曹操既執國政，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隨即上逍遙馬，帶寶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擣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曹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

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羣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親自懸帶。

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衆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

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爲禍。」玄德曰：「且宜祕之，不可輕言。」

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卽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催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爲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卻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

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卻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爲不知？」高祖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業，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鄧侯蕭何耶？」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爲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

袍帶賜承，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卽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卽以此袍帶轉賜與吾，如何？』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爲戲耳。』遂脫袍帶還承。

承辭操回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見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爲先，尊卑之殊，君臣爲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

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沈思滅操之

計。付量未定，隱几而臥。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輯曰：『爲國除害，雖死無怨。』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承笑曰：『吾等正爲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敢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歎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尙氣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帶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騰大怒曰：『汝尙以曹賊爲好人耶？』承曰：『耳目

甚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卽統西涼兵爲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爲盟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鷺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衆皆問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

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而坐。關張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爲何憂不太平？」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胆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種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公旣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尙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

第十四 青梅煮酒

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爲韜晦之計。關張二人曰：『兄不留意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駿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爲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

爲英雄乎？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慨，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復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筯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卻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玄德以落筯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爲英雄，我故失驚落筯。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圈，圈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爲紹軍所獲。瓚又遺書張燕，暗約舉火爲號，裏應外合。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卻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

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

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己之恩，不勝傷感；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

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昭二人同行。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催促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

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爲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相察之。」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

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爲我稟覆丞相。」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

回回見曹操備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變心，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

時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關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鬪。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投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輕我！』麾兵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獠所襲，只得住於江亭。止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得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爲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

時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

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

或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胄隨卽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招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壘城邊，只作接他，待馬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胄從之。陳登回見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

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壘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立殺車胄。乘夜扮作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開門。』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玄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玄，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玄聽講三年，目不邪

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歎曰：『得我學之祕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爲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桓帝朝，玄官至尙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已曾師事之。及爲徐州牧，時時遣廬請教，敬禮特甚。

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忖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尙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先令孫乾回報鄭玄，並約玄德准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逢紀爲統軍，田豐荀諝，攸爲謀士，顏良文醜爲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兵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

曹操聞報，自引大軍二十萬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把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

第十五 打鼓罵曹

曹操在許都，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繡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遂封繡爲揚武將軍，封賈詡爲執金吾使。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爲從事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豬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

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我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

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變。

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爲清白，誰爲汙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爲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

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爲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卻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

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爲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汙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螺蟲。』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

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衆皆稱善。

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一日，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着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爲誓，我也曾見。」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

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臥於牀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安

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斥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我有一人，可爲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

須臾只見一長枷釘着吉平，拖至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

衆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尙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

次日，帶領衆人徑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尙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

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創。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爲誓，誓殺國賊。』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曰：『一發截了，教你爲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爲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卽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令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尙抵賴乎？』卽喚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個。操回府以詔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

曹操既殺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尙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爲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爲母報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

操諭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爲防察。

操謂程昱曰：『今董卓等雖誅，尙有馬騰、劉備亦在其數，不可不除。』遂議東征劉備，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

第十六 土山三約

細作探知，報入徐州。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命已垂絕。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

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玄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

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飛正殺

間，逢着徐晃大戰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芒碭山而去。

玄德引軍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及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來，即便開門相迎，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衆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爲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玄德曰：『孤窮劉備，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爲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

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爲袁紹所竊。』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爲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

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

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只聽得一聲破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

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

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公沈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卻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甯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

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當漢相，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並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遼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卻難從。」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

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至十里，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

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二嫂主意，未敢擅便。」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

三事備述一遍，甘人夫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爲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尙容緝聽。』

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

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聞之，又歎服關公不已。

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卽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歎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

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何故，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髻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髻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髻。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髻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髻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髻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要立功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

第十七 解圍白馬

玄德在袁紹處，日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衆皆下淚送之。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沮授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爲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劄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

宋憲領諸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

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卽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

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鬚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表奏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

以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搶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卻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壅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拚至，衆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

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只得撥馬回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爲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翻翻，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遼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

敢如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玄德修下書，劄未有人送去。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歎服。

關公回家，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請入，卻不相識。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來此，必有所爲。』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卻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爲之，奈何？』公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卽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

又挂迴避牌。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

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屋。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衆將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丞相！』衆視之，乃將軍蔡陽也。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賄財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

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挂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累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橋。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歎想雲長不已。

第十八 古城聚會

關公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乾曰：『自與將軍別後，某在汝南劉辟龔都處，曾被遣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被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爲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正行之間，忽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爲首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馬匹車仗，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爲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卻未識其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不想卻遇將軍。』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

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槍乘馬，引衆而至，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

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爲步卒，早晚執鞭隨鎧，死亦甘心。』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軍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嘗要軍馬相隨，今何獨容周倉之衆耶？我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相隨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住劄處，便來取你。』元紹怏怏而別。

周倉跟着關公向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佔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卻在此。』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張飛在芒碭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佔住城池，權且安身。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回言，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城門。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向關公便搠。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

見！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活！』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二夫人聽着，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飛曰：『嫂嫂休要被他的瞞過了！忠臣甯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關公曰：『賢弟，你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挺丈八蛇矛，便搠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里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衆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認旗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

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

相容！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一面設宴賀喜。

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至河北。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變。』遂喚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長兄，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間暫歇，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

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不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洩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紹笑曰：『吾故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卽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

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郭圖嗟呀而出。

玄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甯，學文；次子關平，學武。』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未識肯容納否？』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尙未有子，今卽以賢郎爲子，若何？』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爲父，呼玄德爲伯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着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

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關公引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佔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持鎗驟馬，引衆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玄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後欲至徐州投使君，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

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當日就燒燬山寨，率領衆人，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然後徧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劄，招軍買馬，徐圖征進。

第十九 坐領江東

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爲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紹從其言，卽修書遣陳震爲使，來會孫策。

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定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使虞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求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饒勇，與項籍相似。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爲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令武士絞殺之。貢家族皆逃散。有家客三人，欲爲許貢報仇，恨無其便。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鎗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孫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擲，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爲主人報仇。』策別無器械，

只弓以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衆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策以傷甚昏絕，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

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共誅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安葬。』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當時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以死之。』

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爲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爲輔，然後

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潮投鄭寶，肅尙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之。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潮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爲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

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

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旣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爲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爲會稽都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其爲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爲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

第二十一 袁曹爭鋒

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爲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八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軍雖衆，而猛勇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礮響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排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

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鍬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礮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爲『霹靂車』。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爲『掘子車』。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邊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

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報之，略謂：『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

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並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爲犄角之勢。

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爲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陸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旣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

時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卻在袁紹處爲謀士。當下搜得使者所齎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紹見書怒曰：『濫行匹夫，尙有面』

目於吾前獻計耶！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賄賂，爲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爲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寨。

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遠勿噴，尙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卽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

詐。』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共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

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衆將飲了酒，醉臥帳中，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畢，早被撓鉤拖翻。陸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於是衆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煙迷太空。陸、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袁紹在帳下，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贖「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爲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時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奇遂不疑，驅馬巡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

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爲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遂開營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遂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

二人大喜，請爲先鋒。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

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尙分兵五萬救。

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長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時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爲曹軍所擒獲，見曹操。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尙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乃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爲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卻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搥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

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因譖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

田豐既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甫，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尚，郭辛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在倉亭中，操十面埋伏之計，死戰得脫。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讀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

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卻再理會。』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卻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佔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卻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誤。諸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長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墮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

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

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譖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待表，執禮甚恭，表亦相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

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荆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荆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以待時機。

第二十一 計決漳河

袁紹聞曹操復來，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尚立便與郭圖辛評商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

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死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譚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辛

評之弟辛毗，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畢大喜，卽日督軍進取冀州。

袁尙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譚候操軍至，率衆見操，請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

袁尙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兵攻來，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

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闢門。門閉，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尙回兵。袁尙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出潞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冀水。尙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尙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並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卽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配從其論。

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應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尙寨。尙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尙大敗。尙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操卽日進兵攻打西山，尙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滏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尙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卻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尙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

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卻掘得甚淺。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並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尙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

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之讒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

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懷不平。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哭而甚哀，顧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

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糧草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

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尙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尙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百姓皆垂淚而去。

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

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

徧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拿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尙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袁尙、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時操進兵助樂進，李典、張燕攻破并州。高幹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曹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尙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尙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說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

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精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路徑者爲引導耳。」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尙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袁熙、袁尙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等人，收得駿馬萬匹，卽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尙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

袁熙、袁尙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尙來投，遂

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尙，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鬪。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恭曰：『今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

袁熙袁尙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尙見牀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尙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尙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今聞袁熙袁尙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相自鬪，其勢然也。』

衆將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使張燕守北寨。自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第二十二回 南漳遇隱

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表謂備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乳名阿斗。

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

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併吞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于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最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

立少子也。」表默然。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辭辭歸。

一日，玄德自荊州歸，與從者相失，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沈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曾多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兩耳下垂，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川人也。道號水鏡先生。」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吾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爲弟。」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汝可引吾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卽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問玄德曰：「吾久聞明公大

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相輔，頗賴其力。」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

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水鏡曰：「元直何來？」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相見大喜。

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緜烏履，長歌而來。玄德聞歌中有欲投明主之語，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玄德大喜，待爲上賓。福曰：「吾自潁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玄德拜單福爲軍師，調練本部人馬。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曹仁聽說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

單福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

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前，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卻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

追趕，收軍自回。

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劫寨。

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

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

畫策？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耳。』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昱曰：『十倍於昱。』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污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乃反以玄德爲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言訖，便取石硯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

程昱曰：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爲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絏，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穎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卽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讎，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衆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

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霸王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玄德曰：『天下高賢，無有出先生右者。』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當此重譽？』臨別

又願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無不傷感。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卻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卻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卻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煩元直爲備，請來相見。』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爲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岸名臥龍岡，因自號爲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卽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曰：『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徐庶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愛，不勝愧感。」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爲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祥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齋禮弔問，又親往祭奠。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曹操所賜，庶俱不受。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

第二十三 三顧草廬

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尙存；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潁川之多賢乎？」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且耕且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

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草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祇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

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草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又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遇。』

近。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叩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而歌。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因昨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懃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懃致意而別。

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

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悵快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年。乃令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吩咐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

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容更衣。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前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性成，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

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愛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他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

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佔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佔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劉表衰弱，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

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吾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環徙居越中，後嫁與孫氏，生四子，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

佳婿以嫁之。』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

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猶豫未決。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甯來降。某細詢之，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爲『錦帆賊』。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卻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甯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甯因此懷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饌邀甯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爲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請無懷疑。』遂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甯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艦，截住沔口，艤艦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艤艦於水面上。東吳兵至，艤艦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

甘甯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艤艦傍邊，砍斷大索，艤艦遂橫。甘甯飛上艤艦，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

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黃祖知把守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甯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甯攔住。祖於馬上謂甯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甯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甯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甯視之，乃程普也。甯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甯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命以木匣盛貯，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重賞三軍。陸甘甯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荊襄可得也。』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

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甯求救。甯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甯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權曰：『彼既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甯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甯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忽見座上有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甯。甯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甯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讎。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興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旣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甯。權卽日命甘甯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甯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權又加封凌統爲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淚而止。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把守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戰。

第二十四 二度火攻

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今若與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卻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琦謝而去。

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洩漏，爲害不淺。』

說罷，起身告辭。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只見樓梯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孔明曰：『疎不問親，亮何能爲公子謀？』琦曰：『先生終不肯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琦再拜謝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軍三千往江夏鎮守。

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穎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後患，可早圖之。』操卽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如虎生翼矣。』操曰：『諸葛亮何人

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於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

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犂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往新野來了。張飛聞之，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

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卻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卻在家裏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卻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

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時當秋月，商颿徐起，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脚，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礮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卽埋伏之兵也！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

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旣起，夜風愈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

有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卽回馬令軍馬勿進。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

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

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

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

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爲先鋒。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

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報知郗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幼，時方在家對坐弈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斬之，號令融屍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

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荆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荆州。」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音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喫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荆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

病危，來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張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然後舉哀報喪，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

玄德在新野忽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已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正憂悶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放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

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卻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卻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卻於城外吶喊助威，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鵝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卻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卻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孔明

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刻時分，來到鵝尾坡，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了，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

初更已後，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在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卻喜得河水不甚深，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

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隻放火燒毀。

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寨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爲盡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備卽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爲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今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何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爲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玄德不敢強留。

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卽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

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

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喝：『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爲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衆觀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襄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識得我大將文聘麼？』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爲家。』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卻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

下淚。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

孔明謂玄德曰：『追兵不久卽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卽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

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旣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領管？』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旣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爲荊州之主。』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只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

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荆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

迎曹操。操撫慰畢，卽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入城至府中坐定，卽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遂封蒯越爲江陵太守，樊城侯。而以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

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荆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衆軍所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卻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操深恨之。

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操曰：『真忠臣也。』封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大軍陸續隨後而進。

第二十五 長坂救主

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到了當陽縣的景山。玄德便教『就山紮住。』

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張飛保着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甯不悲乎！』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

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

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奮鬪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

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難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騎，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

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殺散衆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開，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

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

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我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搦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染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衝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趙雲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收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而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

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

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縛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喝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會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一時棄甲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

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兵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

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穿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當頭那

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

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訴說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唳哨而至。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卻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玄德大悅，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爲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理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

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兵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權喜從其言，即遣魯肅齋禮往江夏弔喪。

第二十六 舌戰羣儒

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抗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忽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通慶弔之禮？』孔明曰：『然則魯肅之來，非爲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計議已定，使人迎接魯肅。

肅入城弔喪收過物禮，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爲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卽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不能自保，』

焉能容人？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束吳，以共圖大事。』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肅曰：『先生令兄現爲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

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察虛實如何？』肅曰：『已知其略，尙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齋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詔伐罪，旄麾指南，劉琮束手，荆陽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西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絕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

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

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耀，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

初也。管仲樂毅，未如是非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野新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

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虞翻不能對。

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

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步騭默然無語。

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然。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既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者？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蓆販履，又何足爲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陸績語塞。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畯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畯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爲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

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不能對。

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略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爲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卻來敘話。」說罷，自去。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

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

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千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卽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有吞併

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

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魯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齧粉矣。」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尙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論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

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尙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孫權只低頭不語。顧雍曰：「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孫權沈吟未決。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爲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尙在沈吟。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爲衆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我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卽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

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息歇，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尙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卻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

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昭等辭去。

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與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衆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程普等別去。

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

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

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必未便能得志也。』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瑜曰：『孔

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

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曹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

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據？」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爲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周瑜聽到「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二句，便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

一臂之力，同破操賊。孔明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

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艤艦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爲將軍破之。』

權矍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爲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秦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郎，即封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主公之命，

率衆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衆文武各無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向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衆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特爲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只七八萬耳，尙多懷疑未服。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爲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周瑜謝出。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令畢，卽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卽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尅期取齊。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能如此，眞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

第二十七 計會羣英

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衆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爲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竺應諾，拜辭而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與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

玄德觀看江東艤艫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劉豫州來了。」瑜出寨迎接。玄德引左右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玄德問曰：「今拒曹操，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玄德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玄德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玄德辭歸，心甚愧喜。

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

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隨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呐喊而進。

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爲前部。曹自爲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璉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璉射來，應弦而倒。寧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脚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

曹軍敗回，操登旱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旱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瑜亦心驚。

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暗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曹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教收起碇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

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敘禮畢，坐定，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

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旁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卻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遂

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卽斬之。』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座上觥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待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前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

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尙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卻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僅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卽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人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及幹問之，瑜又睡着。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

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卻？』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妝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

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卻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

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中計，卻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無憂矣。』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卽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

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起造。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二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教公瑾得知。」肅允諾，卻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

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我不如也！』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爲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爲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卻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

『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爲前部。』瑜大喜，重賞二人，卽命與甘寧引軍爲前部。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吩咐曰：『此二人不帶家眷，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爲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懇懃相待，就裏提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第二十八 苦肉密計

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行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破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

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

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卻將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卻不敢明言。

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爲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爲心腹者。惟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

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拏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車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卻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闕澤簇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闕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儻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澤曰：『豈

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洩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挂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

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闕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真實也。」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洩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爲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正話間，蔡中蔡和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東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仰頭不言，長歎數聲。

蔡中蔡和見澤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闕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乎？」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伴喜曰：「若如此，是天使其便也。」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爲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與霸，相約同降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

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闕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卽是也。

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闕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卽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逕到江南水寨邊，使人傳報。

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狡猾，如何去得？』周瑜沈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與你同榻，你卻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叫：『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

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

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挂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

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操叫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退進曲折，雖孫吳再生，稜直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慇懃相待。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醫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爲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瑜旣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爲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

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飛魄散，急回視其人，原來卻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放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卽緘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卻徐庶下船，自回江東。

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

曹操在帳中，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風雖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卻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

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遙望江北水面鱗鱗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草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諸將急忙救回帳中。

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

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前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研究天文，近細察星象，知日內必有東南風，約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至二十二日丙寅之間。俟東南風起時，亮亦須歸整軍隊，以相接應，便此告辭。』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便送孔明出寨。

第二十九 火燒赤壁

周瑜歸寨，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大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草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磺燄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庶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

瑜便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吩咐：『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

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艫艫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關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時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孔明至今未回，吾心甚憂。』小校遙詣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

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林蘆葦密處埋伏。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一半。』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勞也不小。』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遠江剿擒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

必有逃走者，就而擒之，卻不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憑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

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卻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障礙處，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障礙，願即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卻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雲長便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過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

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知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

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

書曹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夕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不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

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火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烟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

忽張遼駕一隻小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操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觀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時韓當冒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溼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

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卻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

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鎗來迎，寧大喝一聲，顛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

操此時只望合淝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教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烟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

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忽然大雨傾盆，溼透衣甲。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尋覓火種。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卻是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鏽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溼衣，於風頭吹晒。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如今爲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

此，我是以笑之。」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光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迺遁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

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卻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卻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報回：「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烟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烟，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卻伏兵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衣甲溼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遇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全無衣甲袍鎧整齊者。

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

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操從其說，卽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將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

曹操既脫華容道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大驚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曹仁接着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讎，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謀士皆默然自慚。

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荆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荆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

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杯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會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會投華容道上來？』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會拏。』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卻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

第三十 智定荆襄

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敍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犒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與衆商議征進之策。甘寧曰：『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瑜服其論，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

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

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由走，卻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

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騎，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擲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殘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

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等三日，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卻再理會。

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卻不見衆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吶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吶喊？』衆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林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即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覷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

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歸寨卽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軍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去。吳軍趕了一程，自回。

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卻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掣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正說間，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累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淝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

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何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

玄德進軍擊敗零陵、零陵太守劉度，便出城投降。於是使趙雲取了桂陽，張飛取了武陵。玄德親自去安民，畢馳書報雲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尙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

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卻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走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追殺敗兵，直至城下。

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弔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正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弔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汝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弔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又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命。』是夜躊躇未定。

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卻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弔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

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領兵而退。

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與關通。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卻正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衆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組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玄德至，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磐——見在攸縣閒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

第三十一 三氣周瑜

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權撫掌大笑，回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鏖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

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塗，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鎗欲自戰，陣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卻張遼，望

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起來，看看趕上，斜刺裏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

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

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

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爲將之道，勿以勝爲喜，勿以敗爲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衝入。城上一聲礮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爲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

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並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

玄德自劉琦故後。接着甘夫人又沒了。因此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談。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諭。』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樑。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鬚鬢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齡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

乎？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失。』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婚。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吩咐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吩咐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隨行五百軍士，俱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

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捶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吩咐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壻，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到瞞』

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卻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吩咐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權遂喚賈華吩咐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卻纔某

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買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吐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與漢，砍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卻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尙存。

二人乘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

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大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尙懼兵器乎？』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

孫權又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並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

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吩咐三個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卽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荆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報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荆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的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

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悒悒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擋。」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吩咐：「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

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爲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沖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

玄德加鞭縱轡，趲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要衝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

玄德驚慌，勒馬問謂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吩咐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

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

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趲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令，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

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殺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

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我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

事，不覺淒然淚下。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口：「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

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軍官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陣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急撥馬便走。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卻早不省人事。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十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

枝上，下設一箭塚，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塚紅心者，卽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

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中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按弓勒馬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墮地。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驟馬至臺前聲喏曰：『謝丞相袍。』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晃纔勒馬要回，猛然隊裏躍出一個綠袍將軍，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接住弓，把徐晃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關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匹。

諸將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進。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

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

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沈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腳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併吞，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卽引文

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周瑜旣領南郡，愈思報讎，思得一計，令魯肅往荆州一行。

魯肅到了荆州，入見劉備，諸葛亮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願起兵替皇叔去收川。取了西川，卻換荆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卻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卽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布擺。」玄德大喜。

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凌統呂蒙爲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荆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荆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荆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荆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荆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荆州來。旣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吳軍答曰：「是東吳周瑜督親自在。」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

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孱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我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盡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卽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軍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

孔明在荊州，聞周瑜已死，謂玄德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當弔喪，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縑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孔明自回荊州。

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著，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卻來相請。』統長

歎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

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並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未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統到未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未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吩咐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去未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齋

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薦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飛願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十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卻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卽令張飛往耒陽縣，請龐統來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第三十二 西涼鏖戰

曹操在許昌，聞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遂聚謀士商議，南征恐馬騰來襲許都。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卽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騰率軍至操，設伏襲殺之。騰姪馬岱因引兵在後，扮作客商，連夜逃去。

馬超奉父騰命鎮守西涼州，正遣人赴許昌探聽消息，忽見一人踉蹌而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卽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

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不甚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卽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

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

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

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吩咐：『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

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斬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斬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斬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斫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

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

退。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

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

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退，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頸而逃。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擄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擄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逃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搗戰，操傳令叫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

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卻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

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來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卻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卻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

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

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許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沈。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

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馬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

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

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卽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爲虎侯。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癡。

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瀾殺將來。操兵

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

曹操料馬超可以破計，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推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僞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

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

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卽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

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間二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離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二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巡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道了詳細，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

次日，韓遂引候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

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雖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

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剝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流。砍翻馬玩，剝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馬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卻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將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卻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殺。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

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超。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廢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

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轡駕出郭迎接，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

第三十三 計取西川

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爲『三官手書』。一通存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沈於水，以申水官。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爲謝，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

當年間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拒曹操，諸君以爲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口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

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睦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璋視之，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饁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卻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句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

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

賓主而坐，快談良久，甚相敬重。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尙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且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

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瑜，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

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

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固知如此，尙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

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關隘，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爲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慢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糜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

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虜。」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癩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請玄德即日與師剿滅張魯，永爲唇齒，自有重酬。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鶴鶴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尙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沈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如何？」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操曹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

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而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

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可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効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乃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

玄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時部下將佐劉瓛、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

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瓛、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玄德只

是不從。

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弟兄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

劉璋歸寨。劉瓚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四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